

《甌香譜》青瓷瓶及其他

謝明良

二〇一四年五月底至十月上旬，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策劃展出《日本人が愛した官窯青磁》小型專題展，展品當中最引人注目的恐怕是川端康成舊藏的一件北宋汝窯青瓷碟了。該碟造型端整，釉色深邃，氣質高雅，不愧是新感覺派文豪的愛藏。平心而論，此次專題揭曉的主題雖然有趣，然而展品件數既不多，展場的說明提示又頗單調，未能呈現具有鑑賞史層次的連結，優質的名品和與此次展題不甚相關的庶民雜器參雜並列，不免予人是倉促推出的應景展示。不過，其中一件青瓷瓶因涉及臺灣遺址出土標本以及汝窯的研究史，值得予以介紹。

《甌香譜》的青瓷壺

該青瓷瓶造型呈小口、折沿，口以下置短直頸，斜直肩，肩以下弧度內收至近足處再略向外敞，形成小裙襠。近足處和外底無釉，器表滿施淡青釉，釉色透明帶開片，器身明顯可

見轆轤拉坯痕跡。（圖一）（註一）
展場說明卡未登載尺寸，但從一九九〇年發行的《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中國陶磁篇Ⅱ》可知青瓷瓶高三十八公分，當時的定年是「明・清時代，十七世紀」（註二），此次特展

從之。

這件青瓷瓶其實小有來頭，即其原是企業家橫河民輔（一八四六～一九四五）舊藏品，後捐贈東京國立博物館。橫河氏度藏的古陶瓷近萬件，是著名的收藏家，他在一九二七



圖1 《甌香譜》「青磁壺」 高38公分



圖2 青山二郎的《甌香譜》校對稿

年委託活躍於書籍裝幀和陶瓷評論領域的青山二郎（一九〇一～一九七九）選件並著手編輯圖錄，二十多歲年輕的青山氏遂花費四年的時間流連在爲了選件而搭建於橫河宅邸旁的陳列倉庫中，最後選定兩百件作品以《甌香譜》一名刊行限定版圖錄兩百部，其中就包括這件青瓷瓶。（同圖一）值得一提的是，從青山二郎的遺稿可以獲知他之所以挑選該「明代青磁下手胴張壺」（明代青瓷次檣鼓身瓶）的理由和主張，他認爲：無紋的單色釉粗製雜器亦可爲賞鑑的對象之一。（圖二）（註三）

「汝窯青磁花瓶」箱書

直到今日，日本民間仍然普遍地以木箱來裝貯陶瓷等茶花香道具，鑑藏界更是經常在木箱上墨書道具名稱、署藏者名號或交待藏品來歷甚至畫押。雖然箱書內容詳簡不一，記事真偽參半，鑑定出包或偽托出自名人收藏的造假案例亦不在少數，但一般而言，其內容往往可提供我們理解內貯道具的移動史，或歷史上某一時段人們鑑賞風情之絕佳線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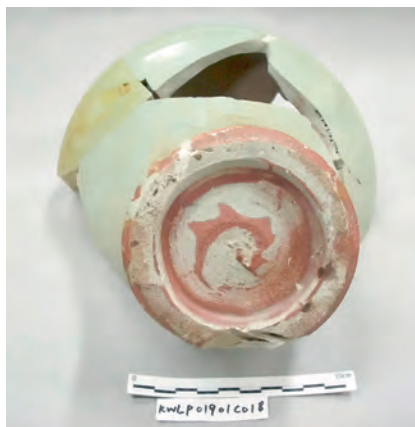


圖4 青瓷小口豐肩瓶 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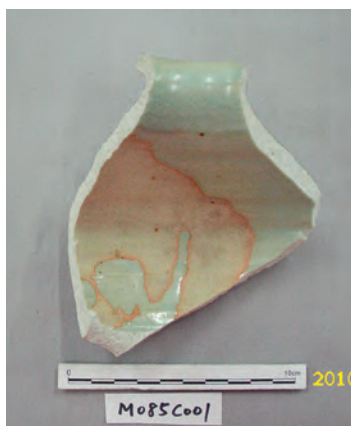


圖5 青瓷小口豐肩瓶殘件 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



一九三四）則是將收藏於壽安宮的一件五代時期越窯青瓷洗定名為「汝窯撇口果洗」（註七），該作品現藏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目前展示中。

至於將清宮傳世的一批滿施粉青色釉，並以細小支釘支燒的高檔青

瓷和文獻所載汝窯進行比附的關鍵人物，則應該是十八世紀的乾隆皇帝以及參與籌備一九三〇年代故宮文物赴英展覽的大維德爵士（Percival David），一九八〇年代發現其窯址在河南省寶豐清涼寺，但學界對於此類高檔青瓷之性質，即其是否可能是北宋官窯？仍有不同意見。

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的青釉瓶

淇武蘭遺址位於蘭陽平原北側，為噶瑪蘭人居地，今日行政區域屬宜蘭縣礁溪鄉二龍村及玉田村的交界。該遺址自二〇〇一年發現以來至二〇〇三年結束考古工作為止已經多次調查，所開挖探坑計二百六十餘，發掘面積達二千多平方公尺，並出版有印刷精美的考古報告集。

遺址所見青瓷當中，包括數件與《甌香譜》青瓷瓶造型大致相當，但尺寸略小的標本。其中兩件標本（P22203C005、P01901C018）屬地表採集，從殘器觀察，造型呈小口卷沿，斜弧肩，肩以下弧度內收至底處外撇，底削出寬圈足，器表施青綠透明開片釉，內壁除近口沿處之外無釉，露胎處可見明顯的轆轤修整痕跡（圖三、四）（註八），其器形乃至胎釉均酷似前述橫河氏舊藏青瓷瓶。值得一提的是，淇武蘭遺址第55號墓（M0805）亦見同類罐的口肩部殘片（M085C001）（圖五）（註九），這就提供我們釐定該類青瓷罐



圖3 青瓷小口豐肩瓶殘件 高18.5公分 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



磁花瓶」。（註四）儘管本文無法確認墨書的具體年份，但若考慮橫河家族前後七次寄贈陶瓷予東京帝室博物館（今東京國立博物館），其時間跨幅是自昭和七年（一九三二）至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可以得知箱書時間不會晚於一九四三年（註五），而此一時段就涉及到當時學界對於汝窯青瓷的認識問題。

從研究史看來，汝窯作品的確認其實經歷了一段曲折的過程。簡單說來，就是在一九三〇年代汝窯田野調查之前的作品比定，都是屬於文獻史料的對比臆測，比如說英國G. Eumorfopoulos（1923）、A. L. Hetherington（1924）或R. L. Hobson（1926）等人即是從文獻相關記載推定汝窯應是以高溫燒成之胎質緻密的青瓷，而流傳於世的所謂影青（青白瓷）正符合此一要件，因此汝窯即影青。至於汝窯窯址的田野調查則要歸功於奉大谷光瑞之命以《汝州全志》為線索，於一九三一年走訪臨汝縣古瓷窯址的日本西本願寺僧人原田玄訥。

原田氏於臨汝縣張葉里、古一里和歸仁里等古窯址所採集到的標本，計有青瓷以及施加白化妝土之磁州窯類型白瓷。青瓷又可區分為兩類：A類多施罩橄欖色青釉，且常見印花、劃花紋飾；B類則是施罩鈞窯般之青釉，個別標本圈足內底施滿釉，以支釘支燒而成。如果將上述兩類標本還原對照到學界各說，則A類標本即歐美學界所謂的「北方青瓷」，或中國鑑藏界為便於區隔南方處州（麗水縣）龍泉青瓷所採行之「北麗水」、「北龍泉」呼稱。至於B類標本相當於鈞窯或歐美人士所稱之官鈞。另外，自原田氏臨汝縣調查發現以來，日本和中國的鑑藏界有時又將「北方青瓷」、「北方麗水」等A類青瓷逕稱為「臨汝窯」或「汝窯」。此後要到一九五〇年代陝西省耀州窯址發現之後，遂又將這類作品概括成所謂的「耀州窯系青瓷」或「耀州窯類型」。（註六）因此，可以理解當時日本將此一青釉瓶視為臨汝窯並予「汝窯」箱書。另外，清室善後委員會《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一九二五）



圖7 臺灣海峽打撈品

窯」的「宋元」時期青釉瓶（圖六）（註十二），其造型和施釉作風近於前述《甌香譜》青釉瓶（同圖一），也和淇武蘭遺址標本有相近之處（同圖三、五），有可能是相近產區的製品。經正式公布的泉州東門窯標本數量極為有限，故該窯是否確實燒造此式青釉瓶？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來證實。當然，也不應排除複數窯燒造此類瓶的可能性。惟從青釉瓶的

年代的重要線索。也就是說，儘管第八五號墓並無紀年器物，不過由於同墓伴出的琉璃珠、琉璃珠和大小金屬環，既和出土有漳州窯青花玉壺春瓶的墓葬（M020）、或伴出安平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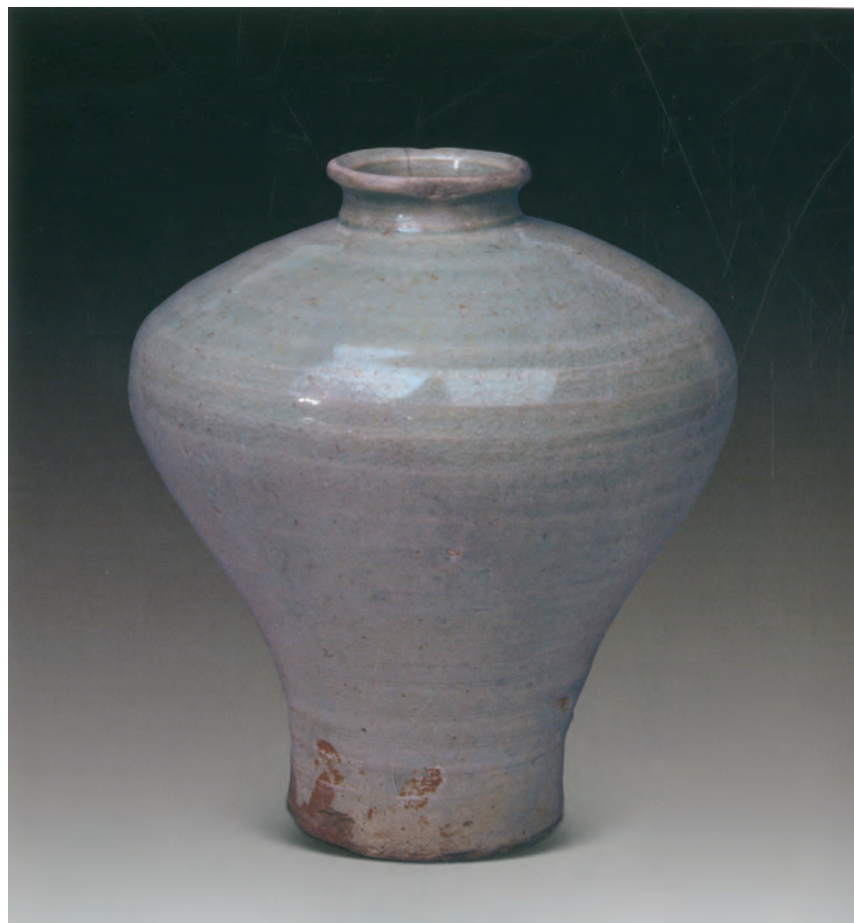


圖6 傳「泉州東門窯」青瓷瓶 中國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館藏

的墓葬（M044、M045）以及前述出土德化窯白瓷長頸瓶及漳州窯青花弦紋碗的第七號墓（M040）出土之琉璃、琉璃或金屬環等飾件一致，（註十）據此可知第八五號墓出土的

造型特徵結合淇武蘭遺址標本的相對年代，可知其年代不能上溯宋元時期，而應係十七世紀產品。不僅如此，過去臺灣海峽打撈上岸的所謂宋

註釋

1. 圖參見：青山二郎編，《甌香譜》，東京：工政會出版部，一九三二，圖三〇。
2. 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中國陶磁Ⅱ》，東京：東京美術，一九九〇，頁一三七，圖五三五。
3. 株式會社ジパング等，《青山二郎の眼》東京：新潮社，二〇〇六，圖版編，頁四四。
4. 此據展覽作品卡的說明。
5. 林屋晴三，〈横河コレクション〉，收入長谷部樂爾編，《中國古陶磁―東京國立博物館、横河コレクション》，東京：株式會社横河電機製作所，一九八〇，頁二四五―二五三；今井敦，〈横河コレクションについて〉，收入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編，《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横河民輔コレクション―中國陶磁名品選》，福岡：九州國立博物館，二〇一一，頁六―八。
6. 詳參見：謝明良，〈北宋官窯研究現狀的省思〉，原載《故宮學術季刊》二七卷第四期，二〇一〇，收入《陶器手記》二臺北：石頭出版，二〇一一，頁一〇三。
7. 清室善後委員會，《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中華民國十四至十九年，第九冊，頁二三，編號四六五。另外，相關討論研究可參見：余佩瑾，〈記故宮所藏越窯祕色瓷及其相關問題〉，《故宮文物月刊》

- 一七九期，一九九八年十一月，頁四一九。
8. 圖參見：陳有良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第四冊，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二〇〇八，頁一九七，圖四〇八、四〇九；相關討論參見：謝明良，〈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的十六至十七世紀中國陶瓷〉，原載《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三〇，二〇一一，收入前引《陶器手記》二，頁一五七―一五八。
9. 圖參見：陳有良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第三冊，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二〇〇八，頁一〇八―一一三，圖M057；年代的討論參見：謝明良，前引〈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的十六至十七世紀中國陶瓷〉，頁一五七―一五八。
10. 陳有良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第二冊，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二〇〇八，頁一一一―一一三（M020）、頁一二〇（M040）、頁一二二（M044）、頁一二七（M045）等參見。
11. 「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心編著，《跨越海洋―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八城市文化遺產精品特展》，寧波：寧波出版社，二〇一一。
12. 簡榮聰，《臺灣海撈文物》，南投市：教育部，一九九四，頁一三三。

青瓷小口罐之年代亦約於十七世紀。另外，承蒙臺灣大學人類學系陳有良教授教示，第八五號墓曾經碳素測定C14年代，結果經校正後為460、311 BP. (NTU-4903)，時代在西元1490~1639年之間。

小結

做為臺灣原住民噶瑪蘭人居地的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高溫施釉外來陶瓷的年代跨幅可早自十六世紀或更早，晚迄近現代。遺址出土十六至十七世紀外來陶瓷的產地主要來自中國，但亦包括東南亞泰國等地標本。中國陶瓷除了低溫鉛釉之外，亦見醬釉、褐釉、白釉、青釉等單色釉和青花製品。從目前的資料看來，攜入的中國陶瓷之產地限於南方瓷窯製品，尤以福建省製品佔絕大多數。就胎釉特徵而言，淇武蘭遺址所出亦見於《甌香譜》的小口斜肩青釉瓶可能亦屬福建瓷窯所燒造，但並無確證。不過，中國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則收藏一件據稱來自「泉州東門

代陶瓷（圖七）（註十二），其年代亦應下修至十七世紀明代晚期。^註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講座教授